

清明雨上

毛守奎

窗外的雨丝细细密密地织着，像极了母亲生前纳鞋底时穿针引线的样子。记得去年此时，母亲还在院子里忙碌，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把屋子和院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清明时节，她会在院角种下一畦韭菜、香菜、菠菜，但凡她能找到的菜籽，都会尝试种一点，反正那么大的院子，任由她自由播种，只要她愿意，只要她开心。我常劝母亲不要太过操劳，她却说：“人活着，总要有点事做，让我闲着，就会浑身难受。”忙碌了一辈子，就像惯性一样，已经闲不下来。如今，母亲种的那几畦蔬菜依然青翠，绿油油的，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而种菜的人却已不在了，母亲彻底地闲了下来。

母亲擅长烹饪，尤其擅长做各种美食，每次我回家，她总会给我做各种美食。特别是手擀面，那是我的最爱，那面里有悠长的母爱，街上饭铺也有卖的，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母亲指尖的温度，少了等待时的那份期待，少了吞咽时她期待的眼神。

母亲爱花，尤爱月季。她说月季花蓬蓬勃勃，繁花似锦，既皮实，花期又长，能给人以希望。院子里种了好几丛，高高低低、密密麻麻，从春天开始，一直到深秋，不同颜色的月季花，竞相开放。即便是已经进入初冬，常常还有几朵月季，在光秃秃的枝条上傲霜挺立，给人以不服输的傲然，像是母亲。闲下来，母亲常

常望着那些姹紫嫣红的鲜花，默默地出神，嘴角荡漾着淡淡的笑意。有一次，我问她：“妈妈你在想啥？”她嫣然一笑，并没有回答。我想她老人家一定在憧憬着她心中期盼的美好。确实，那淡淡的花香，婷婷的曼妙，仿佛能抚平所有的烦恼，能引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

母亲患老慢支、肺气肿几十年，一直维持的还算不错，她曾笑着对我说，“我一个病秧子，熬走了那么多看着结实的人，活了80多岁，这一辈子也知足了。”我也打趣地跟她说，现在条件好了，国家要求每个人必须活到100岁，不然要写检查呢，娘俩开心地笑做一团。

母亲一直是处在一种代偿状态，她以顽强的生命力，坚强地活着。每天除了在家低流量吸氧，还要负责照顾已经伺候了一辈子的父亲。正是由于母亲的存在，才使我们兄弟俩感觉一切如常，家始终温馨着，一直是我们温暖的港湾。

去年年初，母亲的喘憋加重，吸氧已经不能满足生命需要，就连上厕所的劳累，都会使缺氧加重，甚至出现短暂晕厥。孝顺的弟弟心疼地哇哇大哭，我十万火急地从美国飞奔至母亲的床前。我们哥俩寸步不离地守着母亲，她这时已经出现肺性脑病，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我知道医生已经尽力了，但人总是贪心的，我还是希望出现奇迹，多么希望每次回家还能喊一声：“妈，我回来啦。”7

天，与死神抗争7天，母亲最终安详地躺在我们哥俩的怀里，带着无限眷恋和不舍，永远地离开了她最爱的亲人。

我握着她的手，感受着温度一点点流逝，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生命是如此脆弱；那一刻，我愈加觉得，母爱是如此珍贵；那一刻，我轰然明白，我没有母亲了，眼泪便决堤般汹涌。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观也深刻地受到影响：凡事都将是小事，在心中不会再有惊涛骇浪，因为那一刻我正在经历着天翻地覆。

整理母亲遗物时，在她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精美的手绣鞋垫。平日里一有空，母亲就为我们做鞋垫，每一只鞋垫上都绣着图案，有大红喜字的、有要涨破溢出的福字、有栩栩如生的鸳鸯、有她喜欢的各样花卉，鞋垫就是她的画板，用心绣着的都是她心中的美好，都是对我们的衷心祝福。每一针每一线，都浸着母亲对我们深沉的爱。望着那一双双饱含着母爱的鞋垫，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心里暖暖的。我要带着它，无论走南闯北，有它在身边，就能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就如同永远享受着母爱的呵护。

母亲的离开，仅照顾父亲就让我们哥俩手忙脚乱了。协助父亲穿衣，避免他张冠李戴，不然他会像超人那样，把内衣穿在外边；琢磨着父亲的口味，换着花样为他做可口的饭菜；当他闷闷不乐时，一定又是在

想母亲了，我们还要哄他开心，陪他玩游戏；晚上还要陪他睡觉，不然空旷旷的半边床，担心他又会想起母亲而伤心……这不禁让我想起，母亲在的时候，把一切打理得妥妥当当，把父亲照顾得舒舒服服，父亲整天灿烂地笑着就是证明。依稀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照顾你爸，比养你们两费劲多了。”是我们疏忽了，如此繁杂且需要耐心的工作，母亲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没有爱的支撑，绝难胜任。

清明将至，我去墓地看望母亲。细雨纷纷，打湿了我的衣襟，也打湿了我的眼眶。“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落寞地走在路上。耳边响起了许嵩的《清明雨上》，“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

我知道，母亲一定不希望我太过悲伤，她总对我们哥俩说：“你们开开心心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我怎么也不能释怀，没有了母亲，也就没有了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生活顿时黯然失色。

其实，母亲从未真正离开我们。我时常觉得，母亲就在我的身旁，她在深情地纳着鞋垫，她在笑脸盈盈地为我擀着面，她在细心地照顾着她的花花草草，她在精心地伺候着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有时，恍惚中我会把幻觉当成真，母亲教会我勤劳，教会我善良，教会我如何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美好，这些，都将永远地、真实地伴随着我。



春山翠色 王炳霜/作

告别今生

谭啸

人家总是感觉寡淡无味，想吃东西想得厉害。但医嘱不敢忘，怕老人家吃了不消化，会难受得更加厉害，于是便哄着许诺“好了就什么都可以吃了”。这样的维持，总让人感觉有点摇摇欲坠。可是，每每看到老人家的笑容，似乎又给了我们“能够很快好起来的”信心和勇气。

此后的每日，小姑子凡得空，便会去陪老人家唠唠家常，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心中的那些不舍和痛，却是不敢露出丝毫。先生由于工作原因，也只能在周末回家陪陪老人家。似乎，除了陪伴，已经别无他选。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此时，升腾在心中的却是无奈和悲伤。陪伴如果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那么亲情要如何绵长？心中的惶恐和失措，只能在睡梦中表达。

这样刚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便面临了这样即将到来的人生告别，心情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老人家很坚强，每每到先生时，总是笑着问：“喝红茶还是花茶？”“喝不喝酒？”令人难以置信他是一位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老人。

老人家生病前，胃口是极好的，70多岁了还能够吃两碗米饭，身体也是硬朗得很。可自从生病后，胃口一天不如一天，吃什么都不太舒服，偶尔还会呕

吐。自己吃不下东西了，老人家就盼着我们多吃些、吃好些。见了我们，总是不停地张罗着吃饭、喝酒。看着我们吃喝，他总是格外开心，似乎胃里也不那么空了。

听同事和朋友说，癌症晚期是很痛的。可是，这在老人家身上，却是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到。20多岁的外甥媳妇问我：“姥爷疼不疼？看着没什么大事啊？”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才好，只能淡淡道：“怎么会不疼？！平日里，我们嘴上长个泡，口腔溃疡个痒，还要难受万分，更何况胃部已溃烂大半，怎会不疼？！”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老人家的一生，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却是竭尽所能，尽心地守护着每一位家人。听先生说，他10多岁就外出求学了，老人家为了照顾他，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个工作，帮人家烧锅炉。那样的默默守护，或许不能惊天动地，却值得每一个作为子女的我们铭记。

待到子女们都上班挣钱了，老人家依旧干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即使生病了亦如此。听婆婆说，老人家半夜里痛得睡不着时，便起来坐着，偶尔困一觉，也是很短暂。痛得再厉害了，就多吃几片止疼药。后期，那些治疗癌症的止疼药，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即

流金岁月

百顺大叔的故事

胡焱

又到水果大批上市的时候了，看到街头水果摊前，人们争先恐后购买新鲜梨子的情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购买，我爱吃梨，对梨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有关梨的故事一直珍藏在记忆深处。

我的乡下邻居百顺大叔，既勤劳又聪慧，各项农活儿干得干净利索且不说，他还将山上无人问津瘦小的棠梨树枝，嫁接到屋后的一棵京白梨树上。经日月洗礼，两棵梨树合二为一，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结果的那年春天，满树的梨花，像朵朵飘散的白云，圣洁、素雅和桃花的粉红相互映衬，形成村庄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待秋天梨子成熟时，百顺大叔在长长的竹竿上绑上镰刀，在镰刀下面绑着一个网袋，轻轻一划，梨子便一个接一个地掉进网袋里。卸满一筐梨，百顺大叔招呼孩子们前来吃梨，可孩子们见到百顺大叔都回避三分。百顺大叔的父亲为他取名“百顺”，其实他的一生一点也不顺，小时候跌进火盆，被烧得面目全非，脸上的肌肉粘连在一起，眼睛斜、嘴也歪，样子很丑，看起来很吓人，有的孩子见到他就连忙大喊：“妈，猴子来了，快跑啊！”

百顺大叔拿着梨，远远地叫我们不要害怕，还幽默地说：“看我像不像这梨？长得丑，却是越吃越甜的脆梨。”可我觉得百顺大叔一点也不可怕，而且他善良热情，乐于助人。

不过，这次分给大家的梨能好吃吗？只见梨子皮黄褐的颜色，形状歪歪扭扭，外皮长着一个个小疙瘩，丑极了，没一个人敢吃。不管咋样，不能辜负百顺大叔的一片好意，我抓起一个丑梨，“喀嚓”咬了一大口，嚙，雪白细腻果瓤，清脆爽脾，香甜可口。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告诉大家：“看梨，不能只端详外表，要看内瓤，要品尝口味才行。”孩子们见我吃得格外有味，就开始抢梨，顷刻之间，一筐丑梨一扫而光。

打那以后，百顺大叔嫁接的丑梨清脆香甜出了名，大家纷纷登门求教，他毫无保留地把技术详详细细地传授给乡亲们。

百顺大叔一生未婚，无儿无女，但他颇有心劲儿，他不光会编炕席，还会用条子编挑筐、土篮等，编得既结实又美观，左邻右舍都免费享用他的作品。他还会弹一手棉花，谁家娶媳妇嫁女儿，都请他帮忙。

按说，百顺大叔这个手艺人的日子过得该满宽绰，但他对自己吝啬，穿着朴素，对别人却非常大方。石柱是个苦孩子，母亲早逝，父亲残疾，他的衣服，学费都被百顺大叔包下了。每年开学的时候，百顺大叔还为其他贫困家庭的孩子捐书包、笔和作业本，为一个个孩子圆了上学梦。

那一年，百顺大叔患上了肝癌且是晚期，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言：把自己的两间草房捐给大队，他自幼吃百家饭长大，房子也是乡亲们帮他盖起来的，积攒下来的五百多元捐献给村小学，用于助学。

百顺大叔去世时，正是梨花绽满枝头的季节，一树的梨花，芬芳十里八乡……

又想您了父亲

史迎凤

当我再次从梦里
来到运河古渡码头
父亲并没有跟随我的身后
他沉睡在
七年前那个冬天
被一场大雪覆盖

关于运河的故事
一遍一遍温熟耳窝
隔着千年驿路
父亲总能娓娓道来
带着慈爱的笑容
直到今夜
还没有讲完

我自己把一整晚的时间
交给一条河 与一座渡口
所有的情绪
被一块石头压住
和心一同下沉
所有的话语
都被双手托出 一一摆放在
刻有父亲名字的碑前

您就静静地躺在那片树林
那是离家乡最近的土地
连着父亲血脉的河流
看得见母亲轻蹙的眉间
听得见女儿最近的心事
雨水
由发梢一点点滴到我的脸颊
又想您了 父亲——